

一

武修四年全書

卷一

一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六七・史部・編年類

山書十八卷 (清)孫承澤撰……………一

弘光實錄鈔四卷附弘光大臣月表一卷 (清)黃宗羲撰……………三六七

小腆紀年附考二十卷 (卷一至卷十) (清)徐鼐撰……………四一九

山

書

〔清〕孫承澤撰

據浙江圖書館藏清抄本
影印原書字芯高一九
五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禮部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

旨纂脩明史閱少天啟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令內外衙門速察開送至今未行察送一代之史尚闕爾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時內外各衙門及在內二十四衙門有天啟崇禎時行過事蹟及奏疏諭旨舊案俱着察送這所察在內該部院委滿漢官員詳察在外專委地方能幹官

員詳察如委之書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詳察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開載天啟崇禎時事蹟之書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爾部即遵諭作速傳諭行特諭
儀制司呈為遵

旨呈送崇禎事蹟之書事奉本部送予告吏部左侍郎

孫承澤呈稱捧讀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中有官民之家如有開載天啟崇禎時事蹟

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爾部即遵

諭作速傳諭行欽此欽遵時職養病山中因檢舊日抄存輯成十八卷裝成七本等因呈送前來相應交送內院可也除呈堂外為此合用手本前去內院典籍廳煩為查收轉送施行

康熙七年九月

山書第一卷

子誥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都察院都察院都察院

政明莊烈慈帝崇禎十七年諭旨召對章疏事請

御極追崇

天啟七年八月慈帝御極次日下詔曰朕惟慶源有自
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典開教衆誼
切同心典章具存肇稱宜亟我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
宗躬膺令德徽音風采于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蒲在昔

山書

卷一

望芳毓我弟昆華考共輝于連枝而顧復各勤于離裏
我皇兄纂承祧之重典既為于濟源逮眇躬荷世及之
麻情亦沐于倦慕微舒罔極宜脩追崇正儷體之鴻稱
舉逸附之上典庶永無窮之問少伸不匱之思爾禮部
其會官詳議未說欽哉故音

易名之禮

是月復詔朕念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稱天以謚
者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久也鴻猷偉績莫古

隻今可無博稽舊章式崇廟號洪惟大行皇帝躬允辨
之資致唐虞之治繼志述事襄堂構于三朝雪恥除凶
赫聲靈于萬世建君臣父子之極開蕩平正直之風朝
講勵精批荅如響肇稱郊禮則無言之醴格齊度萬念
親黃則燕及之河山並奠乃至慈凡之末命亦惟國事
之勞心厥功茂矣朕志偉矣不有鴻稱曷昭盛美然而
聞見寡昧無以量測于高深惟爾臣庶追思厥能形摹
其彷彿爾禮部其集文武悉心詳議立名惟核取義惟

山書

卷一

二

允用以揄揚大業彰信來茲擇日恭上尊謚冊寶以昭
我皇兄之休于無斁欽哉

慈安尊號

崇禎元年上皇嫂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丕煥新猷凡
厥典章必稽祖制爰邇世宗入繼之始特崇莊肅皇后
之稱及愛篤于因心芳聲昭于國史事懷前烈豈敢式
愆敬惟皇嫂皇后發祥瓊室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
仁孝先皇久賓內助宗廟風餐餐香陰教用章徽音嗣

美是用仰參舊典修舉隆儀恭上尊號曰懿安皇后於
戲追龍馭于鼎湖式重倪天之配光鴻名于玉冊永垂
奕世之休布告四方厥宜知悉

冊封皇后

詔朕開太極元撰首開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則君
之有后同儷體于兩儀而弼成于風化者也朕昭受洪
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
嘉內德于安貞稽鉉徽于溫惠故崇壺教宜正隆稱元

山書

卷一

三

妃周氏揚芬華族毓慶軫源望允慎選以配朕躬夙夜
無違而闡敬戒已受封章于潛邸王續景命以維新四
德咸修六官著範可冊立為皇后女順尉承乾之祐坤
寧協應地之符爾禮部擇日舉行特諭

紀元之號

八月二十三日閣臣擬上紀元之號一曰乾聖一曰興
福一曰成嘉一曰崇禎定用崇禎頒行天下

正法逆惡

山書 卷一

諭曰朕惟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卿
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慈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
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竊思先帝以
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
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
略數其概皇先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首革奪至
今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棄生雖死九泉
其日未暝借首擅將敢諫忠直之士羅織削奪慘毒倫
山書 卷一 四

至又申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賍私立斃多命他為參
謁痛于杖下衆良善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
惡身受三爵位宗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
裏為奸當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眷秩無有紀極今
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生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魄
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止竊據名器荼
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
朋比侵盜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

祥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一應家貲贓物盡數籍沒入官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有司清查確奏如有隱匿朦蔽等情許據實糾叅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無辜其冒濫弟姪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苟麗于辟情罪允乎特諭

改年正月諭旨逆寇魏忠賢掃除厥後憑藉靈寵睥睨
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

山書

卷一

症

公盜帶弄兵陰謀不軌串通逆婦客氏傳逆聲息把持
內外崔呈秀委身權閭無君無親朋援威福之權大開
縉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
撫按魏忠賢着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着于蘇州
斬首其客氏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
外以為奸惡亂政之戒

褒錄忠直

上諭朕承祖宗洪基嗣服大寶蚤夜思惟銳精治理穩

知臣惡魏忠賢等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
群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耳未誣蟻不知幾
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圖蔽日沉累彌天冤抑所積上干
天象以致星殞地裂歲殺兵連不可謂非惡逆輩所致
也今魏忠賢在呈秀天刑已經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
游魂猶鬱銅籍餘毫未伸豈所以昭朕惟新之治乎爾
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以前黜害諸臣從公酌議株累
定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張卹即為張卹應廕

山書

卷一

六

卽卽與廕卹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尚有身故控結家屬被累猶羈者應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於戲天經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例宜乎朕茲寬結解鬱咸與昭繇偕之正直以後諸臣惟以國事為重毋復尋玄黃之角外朕平明之治

寵鎮守內臣

上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

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綏力均則相擊自非審
一以期何由出令制勝先帝于宣寧開薊寧遠東江等
處皆撫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而
一柄兩操使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萌
構彼此自命威稱贊員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
其能堪此矧官官觀兵古未有成朕今于各處鎮守內
臣一視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脩有事
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牴以

山書 卷一 七

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忠蓋以慰
朕懷詔曰明君委任以責成功或有重賞不或有顯
罰爾兵部即馬上差官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
官都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與
督撫分給諸將以脩戰守開清教目具奏其自脩器械
馬匹攜帶回京毋得阻撓

停蘇杭織造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念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

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蠲豁乃有織造錢糧雖係工
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
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現在織造錢糧工繁
未遑着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
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
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
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敬天恤民至意

救下閭員

山書 卷一 八

十二月吏部會推閭員列十人名以請帝曰內閣公孤
大臣倘得其人社稷之福不敢自定敬求之天命設香
案行一拜三叩頭禮為十閭入金瓶內帝親拈得六員
帝復叩畢還御座侍臣趨入賀六人為禮部尚書朱宗
道吏部侍郎楊景辰諸告侍郎李標錢龍錫劉鴻訓周
道登俱起自廢籍

飭行實政

正月御文華殿講讀畢令部院大臣各陳所見諭曰朕

開除邪賞俊人主之大權畢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
藉勸懲以維法守戒履燬以勵新圖今為爾文武百官
明治之通者逆惡罪擬表裏為奸招結羣狐盜竊國柄
刑政多懈賞罰無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
固爾諸臣所耳聞目見者也幸天厭巨奸早正國法靈
孽盡洗內外廓清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
本末殷鑒不遠其可忍諸自今為始務要滌濯肺腸各
修職業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誕謾之習勿得苟懷

山書

卷一

九

私圖致傾國事動搖之權奸孽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
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竭忠節亦非所以事
朕也至內外各衙門積年弊竇尚未消釐着該部既自
行簡舉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
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
私壞公道聽榮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窺覷妄營者朕
不時廉察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開國計者遵我祖宗
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期大法小廉兼速寧適以佐朕

平明之治特諭

湖廣試錄

正月給事中汪始亨疏言國家設立官職素重矣必
已之出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已之心事磊
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掖善類力禁苞苴
而後可以絕奔競之風廣崇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
直勿倚寧辱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之元氣
乃險媚小人毀禮滅義其防決矣詰曲鈎棘其心險矣

山書

卷一

十

鋤異已而望之淵引私人而充其素其舉刺顛倒矣甚
至以筆墨逢迎而使一萬之山川蒙垢遂至鑿削國脉
害不可勝言矣欣逢我皇上聰明神武殄凶除佞逆璫
奸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速裔遽行勘問無不發
之奸也乃有三處投身百足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疏
大肆夸譽之鄉試錄序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魏忠賢
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竄而猶覲首班行玷汙青瑣如
見任兵科給事中李魯生者職安得不歷數其穢迹于

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所以盜竊主權殺人爵人者僑輔臣魏廣微校之柄廣微所以傾害善良放開辣手者門生李魯生之引其緒先投身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甘為廣微伏羅之大及見楊漣左先斗酷刑垂死廣微佯為疏救大拂忠賢之意忠賢欲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于舊輔臣馮銓之門矣臣見先帝故下有老成幹濟之旨蓋謂老成閱歷既深識力風練而新進之人其骨氣未堅凝耳

山書

卷一

十二

魯生欲居選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即為老而非老乎年幹即為濟而即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魯年後輩即當入贊黃閣而黃髮皓齒反當就縮簡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技耳第就中用中等語為裁求諸翰墨之腹大肆犬豕之焰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起擢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問三李之謠欲速其死某即速其死某是以一時二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為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

山書 卷一

孰知逆璫喜怒不常少年挨席不久崔呈秀于是以美官白銀而吳淳夫及銓而魯生飽馳驅去又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因其義兄弟也良卿欲請託當者矜魯生即傳之學臣李蕃而居間過付國漁人之利其賄私狼藉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同鄉兵科左給事中不敗呈秀淳夫等賄俱追助餉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為不平于鵷班諸賢超踰揖讓為有玷為魯生者當惡所以自處

山書

卷一

十三

矣乃被恭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為未足耶想條從條背遂歷主人諸君子鑒于前而共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職鄉是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章允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遂至于逢迎又以上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歡心于是所以後序大肆辱詆數前賢叔以積威而使之懼又誘哄職鄉後進而使之效法乎彼不但衡岳蒙羞江漢流穢其于我皇上楚材摧折最可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上憐

七

楊漣之冤死群臣共快而魯生序中嘗漣曰竊聖賢盜
豪傑走天下如鶩獨以為漣固忠賢所恨不得不罵此
外多士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邑之遺經數百年
播養而魯生嘗之曰楚士抱璞墜于三則楚風趨上捷
于細腰夫多士亦何冤而受此罪也然猶曰不幸于漣
同時應當罵嘗至于前賢如屈原忠愛宋玉風騷千古
齒芬魯生序罵之曰楚所矜莊惟有屈宋宋玉稱神引
夢賦而橫風媒聚蕩佚屈子蹕厲訖條之感哀悼悲此

山書

卷一

十三

之調變難為風亦何足道推其語意喋喋厭薄屈宋恨
不起上官大夫與之把臂定交矣若夫迫劫多士令之
股栗則曰規繩在前斧鉞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
鉞臨之爾多士九十六人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誘
哄職鄉後進使之迷所向往則猶可訝焉彼不教職鄉
以法孔孟亦不循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諄諄教職鄉
學魯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皇上之衡臣者
衡楚臣據所欲言疏朝工夕報可且張論有嘉一則曰

留心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是為呼吸上通帝座之
驗令諸士是步是趨夫職鄉即今不逮古不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然義路禮門重而習之亦何至暗
引盲趨其學魯生也職鄉死者或者刑辱者受忠賢之
酷至于天啟七年而受魯生試錄之辱則無有窮期矣
及見皇上浩蕩恩寬魯生又改頭換面為楊漣等上書
免耻希圖施恩職鄉為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
微吏垣之長夫吏長垣為六科之冠覓人材進退實有

山書

卷一

高

關焉豈通身職迹之人所可領袖伏乞皇上洞照神奸
如果職言不謬即將李魯生速賜限斥仍勒下禮部將
丁卯湖廣試錄序命別為改正

禁交結內侍

二月諭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大臣守正奉公
交通甚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若與
內官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泄漏事情夤緣作弊而挾同
奏啟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祖宗深和治亂之源

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臣子鑒戒至為明切昨逆黨魏忠賢在呈秀表裡為奸把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誅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別竇若夫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朕方廣詢博諮達于踰階歷位爾後各愛身名倘有故跡前轍交結作孽者甘為禍始罔顧王章朕必究治如律斷不姑息仍許科道官不時據實糾劾務期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慎之哉

山書

卷一

五

科抄立限

二月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立明倫乃近來人情玩愒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繁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救今後各衙門務將已發未覆的事件各作速奏覆不許違誤自元年二月為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各立考成着實遵行如仍前稽違科部互相查勘具

奏其扶同違玩者朕不時抽查一併究處

撫賊無法

二月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龍生長于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俞咨皋招撫之議竇賊囊橐撫憐地方因疲不樂觀兵姑聽其收揚六楊七以為用夫撫寇之後必散手原籍而咨皋招之海即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楊六楊七杳然無踪坐視把總洪應斗之死而不救咨皋始縮舌

山書

卷一

六

光宗實錄

無辭致閹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率究治

三月朔重修光宗實錄成進呈先是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纂修光宗實錄完成國公張惟賢大學士葉向高等進呈後逆閹竊政給事中黃承玄題請改修于是霍維華謝啟光徐紹吉大肆塗改以傳會楊漣左光斗諸人之罪已成未及上而哲宗崩至是上之時閹臣施鳳來等欲焚光所修實錄司禮監王體乾以前所修亦係

奉旨事理國朝無焚寶錄之例并貯皇史宬中

中飭詰勅

中飭詰勅諭近來詰勅文字繁稱適情殊為非體以後撰擬不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俱與着實查駁

奏軍貼黃

諭各衙門章奏做古人貼黃之法自擬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從大學士李國指之請也

起用舊輔

山書

卷一

文

三月諭朕躬精化理注意端揆近日政本諸臣維朕特簡雖廢幾和衷師濟之盛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舊輔聿懷忠謹直節淵識弘猷助勳績著寅亮望隆方今時事多艱如斯良弼宜長遠禁地茲特從閣臣及臺省諸臣所請以原官起用入閣將正揆席貳資和燮之功期位滿平之治爾部即遣官到家教誨俾刻期就道用副朕側席延佇至意欽此故諭

逆論舊輔

諭政輔魏廣微逞聽僭威藉害朝正將國家大柄拱手授之逆璫致奸媚頹張毒偏海內廣微實為禍首朕念密勿輔臣已經身故久從寬典會議餘同朕不能私着照光朝分處焦芳例除名為民詔命恩廕一併追奪以為臣子附奸不忠者之戒

禁私閹割

五月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原以一子報官閹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

山書

卷一

文

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鄰敗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豈知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閹割恐傷和氣童稚不堪多致殞命違禁殘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直省各府州縣藩封處所窮鄉下邑通行曉諭諭到之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治罪十死以上罪坐本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下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

使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開賞銀十兩里老鄰右族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布告中外確行遵守體朕如傷之仁共濟仁壽之域

燬三朝要典

五月諭朕惟皇祖皇考泊于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寶錄自足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

山書

卷一

七

能于已明之綱常復加闡揚徒爾刻深傳會偏駁不倫朕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部取出燬之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板盡燬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識給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損去成心勿溢異論務策朕清平之治欽哉先是編修倪元璐言私書當燬曰臣觀挺髻紅丸移宮之三議閱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

當不速燬諸詳其說蓋當事起此議盈庭互訟主挺髻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辨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其水火不害頃荒此一局也既而楊建二十四罪之書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

山書

卷一

二

惡跡孝子先皇猶天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綱已密而猶疑其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有翻案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駁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印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大以闡聖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臣吾未聞當燬一未易

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
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在呈秀可與張學政
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稿詎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
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
例假竊証妄當燬三又況史司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
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
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其累者累則
必非主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

山書

卷一

三

等下者如在呈秀劉志選等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
莫如黃克繡高弘圖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
捷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技者莫或加之也然而
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
引為坐莖之序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
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
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
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數朝開夕逐矣楊士芳吳士元余

煌等脩竭調維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
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
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
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雖章一加萬節
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必大
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以平飲飲以溫湯
倘復冠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跡一日
不洒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

山書

卷一

三

主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
館纂修天啟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
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聖朝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
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
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信
于大道矣疏工下部議咸以為可燬遂下諭燬之侍講
孫之獅忽至內閣大哭眾驚問以為要典不可燬也于

是御史吳煥復上疏曰臣聞郎報見詞臣孫之獬廌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燬也云皇上于熹宗嘗北而事之現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水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維茲非有勝國之埽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使于祖宗則失孝于熹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跪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櫛尚知有人臣禮乎欲知今日盛典之燬毫無損于聖祖神孫之

山書

卷一

三

孝慈應思當爭榷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將群奸欲殺忠良若無題目故借為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槌而馳至排禁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辨此而不問將元圖魚腹踵迹禁庭東宮危矣惟庭臣為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神祖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時召對慈寧諄然而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

嗣寶璽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觴一旦辰思太過聖體惟贏崔文昇李可灼浸以瀉下之藥進而賜湖漣遊擊醫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膏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言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呼號定諸臣不敬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五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朔野震驚宮府選庭危疑紛起誠早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群疑則負宸稟定他無遺憾

山書

卷一

四

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益彰顯矣惟日爭榷擊紅丸移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為聖而後孝稱之為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于燬如以皇帝之制必不可更改偽祠之建偽爵之頒位上公賜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壅庸人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